

後漢書

新刊
後漢書

PDG

後漢書卷二十七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人化

龍蛇擊死復生

馬禍疫

人病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

王者五行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

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

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

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為中政之號也極中也建

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

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厥咎

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厥咎

眊眊尚書大傳作贅鄭玄曰眊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

眊厥罰恆陰鄭玄曰王極象天陰陰矣字林曰目少精曰

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厥極弱鄭玄曰天

氣失故於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儒不敬也時

則有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

廷度之出則應於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

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

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時則有馬禍

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

王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為代

極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侮張無度則是魂魄

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春秋傳所謂奪伯

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

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鬪並見逆謂縮反明

武事兵革則日月皇君也極中也

薄食太白失行皇君也極中也

天也不言診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

為文

恆陰中興以來無錄者

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顗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

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

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

風俗通曰

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立武東關三發吏士呵

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劭時為太尉議曹

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

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劭曰丞相郗吉以為道路死傷既

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

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郗吉防患太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

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

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
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向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
公恬然謂非己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
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鈐下規
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
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車騎將軍何

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

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

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

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

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

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

故以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

干寶搜神記曰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溘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

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

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松書曰長可百餘丈襄楷以爲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

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

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臣昭曰夫屈申躍見體橫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罕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

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爲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

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

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

語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

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

者王室微弱

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蠶

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武未被明宥妖書之來皆爲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

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

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

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

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

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臣昭曰案此二食夫

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妻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

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
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夫以宮
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
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閹豎之意夫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

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

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汗虎臑豬流瀉壁
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
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
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
動也天之以類告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
人甚於影響也

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

因其疲餒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
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

不從是曰
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

夏敎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相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
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
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
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
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
況今將有狂狻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

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

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

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

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

尙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

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

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問乘輿

廢帝殺后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

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

奪矯如白衣無宜闌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

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平袁山松曰案張
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
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外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
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卽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
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
復云伯夏教我爲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
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
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
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
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
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
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

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
宮而謹呼終亦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龍入于深淵其後時

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

體化爲龍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龍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續推求斯異女爲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

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

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櫟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

塚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神寶搜

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爲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爲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旣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歛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是娥遂得與伯文別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塚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

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

曰告化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月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家者富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朋友奴家奴猶活朋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巂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瘡也大瘡者何病

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

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獨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問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塾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

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瘟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

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

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

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

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

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

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案邕集稱曰演孔圖

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變不空生占不

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

空言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

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

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

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

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
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